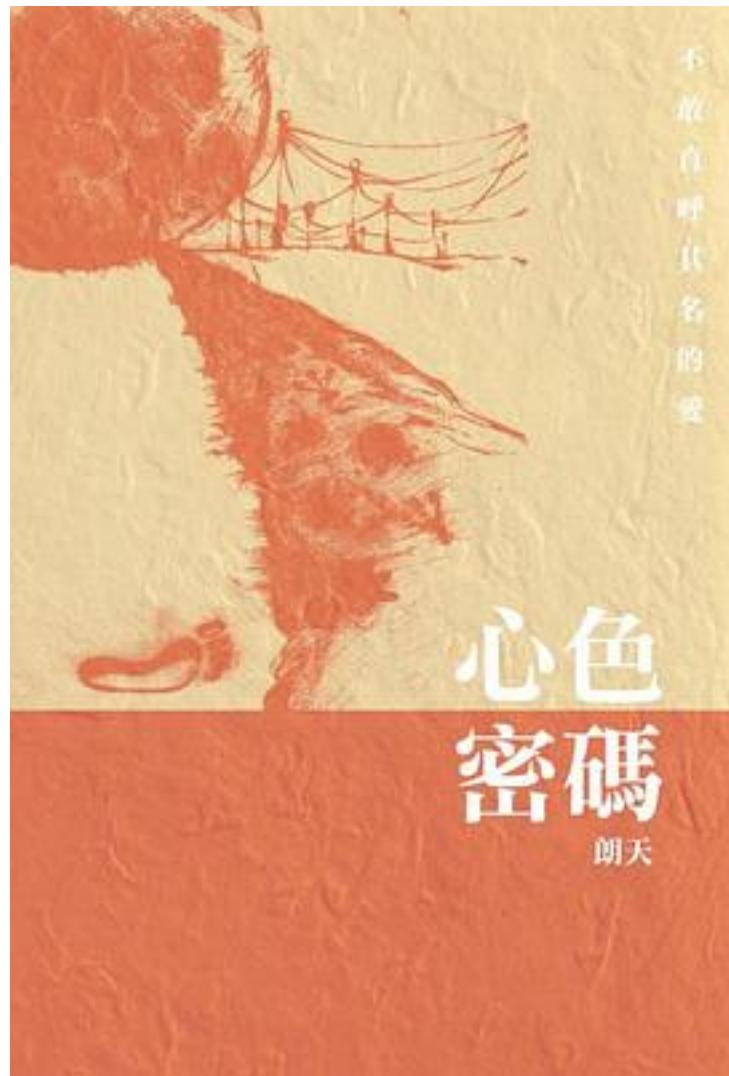


# 心色密碼



[心色密碼\\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朗天

出版者:唯美生活

出版时间:2011-7

装帧:平装

isbn:9789881934048

朗天的《心色密碼》本來自成體系，而此書已有長達七頁的〈引子〉，「構想上」已具備「上佳的建碼環境，上佳的拆碼隱喻」。可他在初校之後竟自尋煩惱，問我是否願意寫一篇序文——我願意，但為免在原有的「建碼」與「拆碼」之間造成不必要的「亂碼」，我想我還是換上一副面具來說說故事吧。

我首先想說的，是一個極簡短的故事：約克魯（Barry Yourgrau）的〈性之哀愁〉（Memento Mori），那就先讓我戴上〈性之哀愁〉的敘事者（一個躲在窗簾後窺看的年輕人）的面具，覆述徐靜雯的中譯本：「年輕人站在房間窗口的窗簾前，透過望遠鏡，看見對街那家的喪禮，一群人剛到達那兒。哀傷的年輕女孩從豪華轎車上走出，穿過迴廊，排進哀戚的隊伍之中。他亦為他們的憂傷所感染，眼淚滴在鏡頭上，弄髒了鏡片。經過鏡片繞射，他看到豐滿的腿，光滑的皮膚，那些令人心旌神盪的畫面。感動和動物本能在他體內爭鬥。一名弔祭者步上階梯，露出她的大腿，年輕人被完全擊倒了，失去平衡感，向後仰倒在床上，順手拉上了窗簾。」「望遠鏡嘩啦嘩啦翻倒，散落一地，變化成了金箔、高跟鞋，還有無數的假鑽。」

那是極簡約的一個片段，透過望遠鏡的向外窺視，以及一個隱形的內窺鏡的內視，交織著死亡的哀戚與性的衝動，「感動和動物本能在他體內爭鬥」，在他「向後仰倒在床上，順手拉上了窗簾」的一剎那，外面的喪禮忽爾落了幕，那麼，裡面正在升騰（或沉降）的慾望呢？

此刻，我寫，我轉述一個已被一再轉述（透過翻譯——語言轉換）的故事，如果這故事本來是虛構的，我也在重複虛構；如果這故事所展示的情與慾是真實的，我何嘗不也在覆述真實？

《心色密碼》的〈引子〉說，「由原本看似獨立的短篇整合成現在的樣子」，它的根據乃「自由聯想」，然而這〈引子〉作為小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跟其他章節如〈世界的物質性〉、〈意識的本質和作用〉、〈世界的聯繫和發展〉、〈心色辯證法〉、〈心色譜系〉以彷論文條目的形式交織成網狀結構——這倒教我聯想到「超文本小說的祖師爺」米高喬伊斯（Michael Joyce）的《十二藍調》（Twelve Blue），以網絡鏈結的形式任由讀者隨意從一段超文本駭入（hack in）另一段超文本，碎片似的超文本因讀者的介入得以生成（派生、衍生）暫時的某種可讀性——我想，兩者異中之同，或可稱之為「駭夢錄」，由是再無所謂虛構，亦再無所謂真實了。

朗天在不斷轉換敘事者之名後，亦不忘告訴讀者：「你當然可以當袁燭只是我醒轉前的一個夢中人。但如果我也是你的夢，袁燭為何不可以是你大白天睡著時遇上的混亂？」

「same as 馮曉敏。same as 鐵男。」但千萬別一廂情願地相信不斷以此夢駭入彼夢的作者的片面之詞，王爾德（Oscar Wilde）在〈評論家作為藝術家〉一文便有此忠告：「當一個人以自己的身份發言時，他所說的往往不是自己」，那該怎麼辦呢？「給他一個面具吧，他就會向你訴說真相。」王爾德說。對，這是面具之必要，也是面具的悖論——要是脫下面具，便永遠遠離真相。

王爾德在〈面具的真相：幻象筆記〉一文就曾斷言：「形而上學的真相就是面具的真相。」據此，不管在紙本世界、圖像世界還是網絡世界，「給他（她）一個面具」，大概就是鐵男們和馮曉敏們永遠的悖論。

作者介紹：

目錄：

[心色密碼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## 标签

香港文學

香港

朗天

\*\*港·W唯美生活\*

## 评论

有不少錯字,書本裁剪等都一般,粵語口語化,有些詞彙還是不好理解.三個獨立的故事,都是鐵男和馮曉敏的故事,這種人設有點像王小波的小說,王二1.0,王二2.0……故事以篇目的形式出現,造成支離破碎感,而且人物視覺的不斷轉換,第一人稱的指代混亂,但其實故事中每一個都是"一個人".這種"一個人"是一種泛指的一種時代人文氣息,孤獨寂寞虛無,充斥著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.不論每一個所經歷的有什麼不同,他們所具有的感覺都是一樣的,正如鐵男和馮曉敏.而且"鐵男"這個名字與村上春樹筆下的人物的名字又是相類似的,很容易讓人想起朗天寫過的那本<村上春樹與後虛無年代>,對村上作品的解讀,對這個時代精神的解讀,既深刻又富有啟發.

---

[心色密碼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## 书评

---

[心色密碼](#) [下载链接1](#)